

管子卷第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室數第七十六

唐司空房玄齡

注

劉績

國補注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相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

數相公曰秦奢教我曰惟蓋不脩衣服不衆則女事

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宰大夫少宰不若此

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群材不散

此言上用之 則下為之 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相公曰何謂

管子

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六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采甸臂之相使也故淮徐疾羸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微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相公曰善

相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

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

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績按委委積也無食則

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而毀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

言非也管子曰歲歲一十年而十也歲歲二五年而

十也穀十而守五絲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歲縣

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

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歐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

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

輿故佚田之言非也相公曰善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  
 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  
 於六蓄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  
 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  
 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  
 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  
 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  
 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薄也大女食鹽

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少男小女也此其大曆

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釜十三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

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今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

十也分疆半疆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

疆之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釜十

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

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

男大女之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

所食鹽也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十日二千萬一月

之益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

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

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

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

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

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

鍾一月五千四百鍾也

月人三十錢之藉為錢三千

萬又變其稅五千四百鍾之鹽而藉其錢計一月每

數而此其常藉則當一

今吾非藉之請君吾子而有

二國之藉者六千萬

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

不藉於老男老女又不藉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

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

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

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藉者六

千萬人耳其常藉人

之數猶在此外也

使君施令曰吾將藉於諸君吾

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

避此者數也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

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鉞若其事立

服連作器人挽之軺車也輦居玉居玉友者大車駕馬者必有一斤

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

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藉也

分加一分為

疆而取之則二女之藉得

刀一人之藉也

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藉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  
疆而取之則一農之藉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  
 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藉者

相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

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售鹽於吾

國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

令彼鹽平價釜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

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

也百錢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

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

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

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

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

黃金刀弊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

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信親而死利海內皆

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

之形不見奪之理民可使由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

也洽通租籍者在工商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

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故也○續按後輕重乙

有缺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

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其國無敵出二孔

者其兵不誑誑與屈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

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隘

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

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

輕重不可為寵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

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

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

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

重別註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然而人君

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別註謂賈人乘民之不給百

倍其本別註給足也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

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取什愚者有不賡本

之事賡猶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

也賡也音賡

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

且君引鋟鋟籌也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菘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

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

數君悉知之凡有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

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

有無使人之所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

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寡少各隨其

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擄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績按一本并

字下有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餘也不足分并財

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疆本趣耕本謂務農也而自為鑄幣

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能

權其利間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慈音烏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

釜十繼而道有饑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

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

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

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  
 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  
 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  
 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  
 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  
 之利而財之擴反其可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  
 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  
 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  
 萬鍾之藏藏藏繼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

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饌糧食畢

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

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

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也方夏農人關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

而國無失利也富人之所乏君悉與人則豪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

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

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

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



而國利歸於君也

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

小曰室大曰廡是使人毀壞廡室

以六畜籍

謂之止生

是使人不以田畝籍謂之禁耕

是以六畜籍

是止其以

正人籍謂之離情

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

以正戶籍謂之

養羸

羸謂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五者至浮浪為大賈畜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

五者

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

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

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

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

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

六十為大男五十為

大女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推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

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種而戶籍也

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

也

畜斂也委者謂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

逃其稅也

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

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

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

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

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通典註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幣賤以幣與衣者與當

取之為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

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

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衝國以百乘衝

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衝處壤削少半萬乘衝處壤

削大半何謂百乘衝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衝處

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

相攻必以為杆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一作大

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係累獲虜分賞而祿是壤

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

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

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

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

然后百乘可反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

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后千

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

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后萬乘可資也

玉起於禺氏音虞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南西

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

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

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

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

民事而平天下也績按通典引此天下也下有是以

得有調也註若五谷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

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一下乃可權制利

於上門悉歸今人君籍求於民今日十日而其則財物之賈什去

一令曰八日而其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

其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

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相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

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

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相公曰行軌數奈何對

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槩縣之

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

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擴之續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群軌相壤宜

相公曰何謂別群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

相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者下制其

上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

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

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

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泰軌也然后調立環聚之幣田

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

山田開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

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續按萌田民也

曰吾所嘗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擴若干請為子什

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閭田山不被穀十倍山

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決

一作失

也高田以時撫

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擴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英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隣循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擴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

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

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擴出萬物除而止國軌布於

朱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

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

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斂錄也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

之所發

謂山澤之所禁發

泰秋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

冬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

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

諸四務相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

用者君以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

者君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未報器械種饌糧食必取賂焉

則象人大賈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籠繫箕

勝簾屑糗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貨之家皆假之

械器勝簾屑糗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

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耘事

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

相公曰善

吾欲立軌官為之柰何管子對曰益鐵之筴是以立

軌官相公曰柰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

以幣貨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立之

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

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

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十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

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歐就斂

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

粟二家立賞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賞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  
質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  
民此去立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  
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  
木者謂之穀賊官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官室械  
器非山無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榷以下  
者為柴楂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推擲之奉  
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推擲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絲  
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  
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脩其宮室  
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  
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相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  
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  
地之權亡相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

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

續按

延反

糜也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

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

民之無糧賣子者

故天權失人地之

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參三年與少半成歲

三十一年而歲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

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坐古地凶旱水洸民無

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

曰善

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績

緬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

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

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

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

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諫此刑罰之所起

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

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

桓公曰守三權之數柰何管子曰大豐則歲分阨亦

歲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歲分管子對曰隘



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  
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筴  
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  
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  
閒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  
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  
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  
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為大  
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  
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  
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  
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  
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  
之筴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蔽四  
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

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對曰君不高仁則固不相被君

管子卷十二  
十七  
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歲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揅而咨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

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  
 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  
 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聞聞之日受之故  
 君無失時無失筮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  
 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  
 不相亂此謂君揀筆永反說

不相亂此謂君揀文與柄同  
 相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  
 固柰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  
 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相公曰何謂以數

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  
 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  
 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  
 相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  
 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  
 患也

相公曰請問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  
 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  
 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

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相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

未也將御神用寶相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

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穿地此檢數百里之

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相公曰何謂得龜百里

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過

猶置之也平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命

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曰東

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

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勞

若以百金勞賜之也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而

藏諸秦臺秦臺高一日而壘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

立龜為寶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

號曰無貲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可以意料行召丁

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

以寶為質於子質以假子之邑粟即家丁氏北鄉再拜

入粟不敢受寶質相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

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葦築室賦籍藏龜葦賦

敷也籍席也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

之食栢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

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

國安行流

栢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

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栢公曰何謂一

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

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

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栢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

斂收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

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噐不

奉噐械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

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

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

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

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

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相公曰善相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相公曰使智士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歲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相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相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

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相公曰善

相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

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千鍾之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泰秋國

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景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歲於上者一其穀價國穀參

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時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愷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泰春國穀

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擴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

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

出於此今言出三之一者約中熟為準耳

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

泰春國穀

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

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人重之相因時之化舉  
既無幣請輸穀故穀歸於上矣

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賤收穀也四時之輕重無

不以術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

於君歲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

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於

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

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

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

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

是歲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

不得以富侈以重歲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

服而無止臣擴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

謂之數應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

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一縣之筴守一縣以

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一家以一人之筴

桓公曰其會數柰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

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

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



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  
為無伍相公曰行此柰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  
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相公曰何謂藏於民  
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  
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  
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玉穀登玉穀大輕穀  
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  
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  
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

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  
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  
百姓四緘咸國穀三在上咸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  
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相公曰何謂奪之以會  
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  
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  
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  
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  
數也以鄉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

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相公曰善  
相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秦畜而散大  
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  
羨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  
以織為縵綃而黹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  
已矣謂之國會

相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  
相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  
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

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  
於其間故曰母子人以壤母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  
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  
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相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  
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  
者方六里田之惡羨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  
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  
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相

公曰行幣乘馬之數柰何即臣乘馬所謂篋乘馬者

而洩重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臣猶實也篋者以幣為篋

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貨在上幣貨在下國穀什倍

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

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君

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為鄉二千五百家為州齊雖伯國尚用周制曰某月

某日苟從貴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

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自受

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摧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公家之所歸皆與

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

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重之本旨推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實

可易為理也然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

在實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

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

數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

縣數管子對曰狼狽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

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相公

管子卷十一  
十七  
曰何謂通國筮管子對曰馮布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國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什倍異日此出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筮也謂之通

相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  
記不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決之國有漏壤  
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截國  
穀三分之一記不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  
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決之  
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  
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相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  
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  
捫牢之筮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  
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  
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

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薄

不五日漏下二鼓校完此卷

初卯日盥下再校一過

管子卷第二十二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

按度第七

唐司空房

玄齡注

國准第七

輕重第十

劉

績補注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日作準  
目及後題宜有字

相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

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相公  
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  
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  
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  
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  
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  
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  
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  
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  
有陵石者下有鈿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  
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  
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  
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葛盧之山  
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劔鎧矛戟是  
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  
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  
二故天下之君傾戟壹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

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山上有鉛者其下有錕一曰  
上有鈇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  
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  
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  
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  
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相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  
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  
也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  
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澆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  
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  
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  
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  
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  
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  
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柰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  
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

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  
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

郡曲周縣也相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

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

不行斛也民舉所景粟舉盡也以避重泉之戍而

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

二什倍而市緡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

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

數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

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益燕有遼東之煮此三

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咭益百口之

家百人咭益凡食益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

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益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

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什耗而釜千君伐蕘薪煮

沸水為益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相公

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今民毋得築

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

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益然益之賈必四什倍君以

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



管子卷三十三  
五  
蓋則腫守圉之本其用蓋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  
藉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  
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  
與鹽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  
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  
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  
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  
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  
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  
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sub>二</sub>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  
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相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  
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  
工之王帝共王氏繼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  
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

器藏於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

沛澤也一說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

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

禺氏西北戎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

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

澤之人求其相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

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得公子皆以雙武之皮

之皮以鄉大夫豹飾也知大夫上大夫列大夫豹

夫中大夫也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武豹之

皮故山林之人刺七亦其狂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

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

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

相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

天筭陽也壤筭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

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

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

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

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

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豐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豐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拆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相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相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並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相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分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

管子卷二十三  
七  
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  
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  
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  
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  
重之太難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  
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  
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  
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  
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  
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間市朝  
間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  
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  
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  
君重此乃則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  
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  
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按別本二十作世字下放此益鐵二  
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

民

相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歲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藏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

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衛黃金一筴也平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魯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柰何管子對曰君請使真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搗鑪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衛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

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  
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  
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  
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  
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而制輕重毋  
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  
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  
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  
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而制輕重毋過

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  
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  
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  
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  
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  
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  
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  
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

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糧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

后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擗民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

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䟽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二

相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相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瓜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數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



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之一也  
栢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  
藪焚泮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泮澤  
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  
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象天  
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栢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  
栢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析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  
皆利而謹操重筮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立駢  
牛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棄鹿牛馬之地春秋  
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滅民之羸五家之數  
皆用而勿盡

栢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  
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  
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相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相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謠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相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窳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喪度飢者得食寒暑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相公曰善

相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拊以觀凍溺強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相公曰桀死湯得為是

管子二十三  
十四  
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相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柰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相公曰善

相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嚮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印傳戟之寶吾無由予之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積餘歲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編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歲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鉏之數不得

為侈矣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金鉅無止遠通不推

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

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

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而

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

死輕重之分使然也相公曰皮幹筋角之微甚重重

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

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相

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微去分所之籍去

分相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

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

相睹天酸然兩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兩十人之

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

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

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

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

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相公曰弓弩多匠較者續按較若禮切礙也而重籍於民奉繕

工而使弓弩多匡輟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鷺之舍近鷓雞鵠鮑鵠布老切之通遠鵠鷺之所在君請式壁

而聘之相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弔弓弩無匡輟者君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

管子對曰鵠鷺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菹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雞鵠鮑彼十

鈞之弩不得葉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弔而弓弩無匡輟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相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

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

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相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

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

與物皆宜相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

秋斂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殽若此則澤魚之正百

管子卷二十三 十七  
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相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流大夫立池沼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相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真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相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

豫

齊之北澤燒火

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賀相

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羨相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大曰薪一束小曰莞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俸秬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相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獲縷之耻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轎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耻有所離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相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

中齊有蓄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

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

故曰渠請君伐蒞薪草枯煮水為鹽煮海正而積之

相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

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

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

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

鹽下令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百若此則鹽必坐長

而十倍相公曰善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

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本國自無無益則

腫守圉之國國與用益獨甚相公曰諾乃以令使糶

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相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

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

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

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

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

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

二王也相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也管子對曰

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

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

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

下王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

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

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



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  
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疆若  
此則絰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  
乏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  
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  
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  
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  
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  
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蕪今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求之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  
行遺財不可拘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  
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  
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  
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  
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  
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  
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

夫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  
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  
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  
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  
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  
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  
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強本趣耕發  
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  
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  
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  
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相公曰諾東  
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相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  
竊戚相與四坐相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  
其民者矣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  
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  
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

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相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鄉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符頓戟一言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

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筭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漣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筭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子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且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相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他毳反切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崐崙之虛不朝請以瑇瑁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

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瑇瑁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第二十三

初七日辰刻又校一遍

管子卷第二十四

輕重乙第三十一  
輕重丙第三十二  
輕重丁第三十三  
輕重己第三十五

輕重丙第三十二  
輕重丁第三十四  
輕重庚第三十六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劉

績補注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相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相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而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

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  
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  
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  
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仇  
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胷之  
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  
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沙無止山生金木無息  
草木以時生噐以時靡幣涕水之益以日消終則有  
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負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  
友不善於群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  
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  
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  
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  
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  
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  
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  
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

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相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鑿

一鑄一椎一鉏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

鈺一鑽一鑿一鈇奇休反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

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鈇時橘反然後成為女請以令

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

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

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

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

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

為上虜矣

相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壘諸侯敵鍾之國也

績側華反山諸侯之國也河壘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

國者豫戒者也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

河壘諸侯敵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

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葷菜此之謂豫戒相公曰

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敵鍾之國

也故粟十鍾而鎡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  
釜而鎡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  
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  
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  
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  
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  
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  
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  
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  
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  
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糲之國必亡待五穀  
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  
者不從望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  
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  
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  
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



管子卷之四  
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相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汝淵涿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而獲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相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獲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

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相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相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相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抱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

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相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比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相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相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相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之出賂為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

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  
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  
足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周寡  
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壞墪不為  
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  
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  
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萬乘之號而  
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特合

謂之衡秩次也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

令為可耳相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

置屯籍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十鍾之家不行次斛四

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不之一千

之十而困窮之數困立倫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

之數令之曰國貧而不用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

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損謂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

數直猶當也謂決使無券契之責分使之責曰券合之曰

契於君則無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

契券之債

管子卷第十四  
七  
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  
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糗天下無兵則以賜貧  
賔若此則道萊鹹鹵澤斥山間壞壘之壤無不發草  
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  
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  
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  
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  
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  
之價釜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末勸其事矣桓

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  
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

列大夫  
中大夫藏

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千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  
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  
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  
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

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相公曰然則衡數不可  
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  
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相公曰然則何  
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  
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  
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  
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纒之  
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  
得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百故物  
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相公曰皮幹筋角竹箭毛羽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  
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相公曰行事奈何管子  
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  
乘者有藹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  
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七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相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使其牆三重

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因使玉人刻石而

為壁刻石刻其舊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

中反十四千瓊中五百好倍肉璧之數已其管子西見天

子曰幣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

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

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盡不可獨

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歲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

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

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

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春每

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

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

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

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

管子卷之四  
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相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相公曰行幸柰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寧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蒞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來杼粟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

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  
鍾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  
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泔為鹽梁  
濟取漁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七百萬其出之中百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  
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千萬鍾受子息民參  
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  
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相  
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  
令賀獻者皆以鏹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  
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  
酌之酒太宰行觴相公舉哀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  
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  
有鏹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  
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  
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相公曰不可  
子使吾萌春有以俸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  
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



再拜受所出錢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  
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  
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  
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  
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相公曰此  
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苾之於萊純  
錙緇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中周十金萊人知之聞  
慕苾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

萊失苾苾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  
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相公曰齊西水潦

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

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

為百泉則鏹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鏹齊東之粟釜

十泉則鏹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

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

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

者得食寒者得衣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

此則東西之相彼遠近之準平矣

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

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相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

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歲內

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

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

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

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

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

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請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相公曰天

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

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相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

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

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相公終神管子入復相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

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

流血浮丘之戰，誓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箕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箕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絺鴝鷲含餘秣齊鍾鼓之聲，吹笙箎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

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管子對曰惟繆數

為可耳繆讀曰繆假此術以陳其事也相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

貧之家旌表也皆聖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州通之

師執拆築曰君且使使者相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

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賣石壁而與仍謙言鹽菜之用稱貧之家

皆齊者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使者曰君令曰寡

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

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

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俸報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

之力也是以式壁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

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

所書之債皆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病分其故

貨前除之不用故則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相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

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

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相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

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相公召管子

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

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蠱氓巨雄翡翠小鳥  
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  
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蠱虵巨雄新冠  
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翠小鳥被於暮故賤  
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  
為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帛  
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  
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  
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  
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  
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  
女當杖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  
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  
不播麻桑不種蠶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  
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  
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

新成困京者二家

大國曰京

君請式璧而聘之

式用也璧石璧也聘

問也賜之以相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

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相公問管子曰

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莫

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

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壹舉而名實俱在也民

何為也

相公問於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

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

斂實乎麥之始也管子問於相公敢問齊方于幾何

里相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

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池龍夏其於齊國四分

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埽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

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也相公遽然起曰然則為

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

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

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

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

力起

管子卷三

十七

管子卷三

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  
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  
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  
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  
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  
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於糸未為糸籍糸  
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  
則撫之糸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  
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右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  
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  
有世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  
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  
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  
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  
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形而王  
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  
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

無費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  
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咎王霸  
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  
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  
源究

輕重成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相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  
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  
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岌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

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  
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鑛鑿生火以熟葷  
臊民食之無茲朋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  
竭澤有虞之王燒增數斬辟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  
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  
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蟲韞十七湛疏三江  
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敵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  
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  
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岌



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  
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  
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  
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  
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相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蠡螫也齒之有脣也

蠡古蜂字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

曰魯梁之民俗為緝徒奚反緝之厚者謂之緝也公服緝令左右

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

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緝矣相公曰諾即為服於泰

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

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緝千匹賜子金

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

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緝十三月而管子

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

緝緝而踵相隨緝謂連續也緝息列反緝在喬反車轂翼騎連伍而

行翼士角反翼也言其車轂往來相管子曰魯梁可

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緝閉關

管子卷二十四  
十一  
母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

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

謂急速之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緝脩農穀不可以

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

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

請服

相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

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

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相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

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而清

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

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

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墉也衆鳥

居其上丁壯者胡尤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

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

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

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

以鄉不資也

管子卷第四 十二  
相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柰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友農二年相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相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國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相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相公與民通輕重歲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群害也明主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

管子卷三十四  
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  
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日子  
為我至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  
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  
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  
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  
得而脩穀錢五倍是楚強也相公曰諾因令人閉關  
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脩穀穀不可三月而得  
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楚之南楚人降齊者  
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相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  
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績按疑衍此三字狐白應陰

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  
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  
其本而出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  
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相公曰諾即  
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  
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

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弊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

相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脩械器十七月脩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

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噐盡魯削衡山之南齊  
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噐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  
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曆曆生  
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日  
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  
六里而壇服青而統青搢玉摠帶王監朝諸侯鄉大  
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號出令曰

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

鑛鑿堽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鉛鉛又擅權

渠緹緹結所以御春夏之事也績按鉛之姚切錄也鉛薛理切必具教

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

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

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

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

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

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  
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  
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  
之春令也

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  
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  
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毋誅大臣毋斬大山毋  
戮大衍滅三火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  
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  
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  
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  
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  
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  
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  
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sub>太</sub>社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搢玉搃帶錫監吹埙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曰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

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

卷之三



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蔽之害也張邦當弩鉞耨當  
劔戟獲渠當脅軻蓑簞笠當採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  
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毛斧季以善價購得錫山華氏家藏宋初管子錢遵王貽余此本竭十日

之力板勘一過頗多是日時暇後憊憊同填曾當研朱熹筆時大似承秋

海爽一心以為鴻鵠之將至撫已為一笑也康熙五年曾子有言常恐後世與

識

五月七日重校畢

管子卷第二十四終

勅先

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龜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不獨此耳凡漢書諸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

天下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及讀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則未嘗不廢書

而歎益知其功業之兩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管子書多言子如專作摺意作負宿作俯况

作兄釋作擇此類甚眾大匡載及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祀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

天下不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君思管仲為兄曰乎命不渝而注乃以為管仲之命

甚固奇徧舉書既雅與難句而為之注者復紛於其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世傳房玄

齡所注也非是至求管子書又矣紹興己未乃從人借得一伏而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

舛脫甚眾其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義及參以經史訓故頗為是正其訛謬疑者表而發之

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以意穿鑿也既又取其間與于理均於務者抄而載於家將得善本而

卒業焉

宜死... 螻者鳴不藏之害也張邦當弩鉞釋當  
劔戟獲渠當脅鞞兼笠當採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  
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昔燈下勘畢

毛谷季以善信賄得錫山華以富藏家初管子錢邊王財金山本竭者  
之力板劫一過頗多是口時收後位德意同填胃富所米豈羊時大似似林  
海真一心以公鴻鵠... 將至極已為... 一天也原思五年胃子有言字意法其

識



五月七日重校畢

管子卷第二十四終



初先



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龜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不獨此耳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  
天下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及讀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則未嘗不廢書  
而歎益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或作負宥作侑况  
作兄釋作擇此類甚眾大臣載君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祀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  
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君忽呼管仲為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恩之命  
甚陋不可編舉書既雅與難句而為之注者復終於訓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世傳房玄  
齡所注恐非是予求管子書久矣紹興己未乃從人借得之伏而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  
舛脫甚眾其所未解尚二三用上文義及參以經史訓故頗為是正其訛謬疑者表而發之  
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以意穿鑿也既又取其間真于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將得善本而  
卒業焉

古今書籍宋板不心盡是將板不心盡非然較是非以為常  
宋刻之非者居三時刻之是者無六七則寧從其舊也余校  
此書遵宋本再勅通復多改正後之覽者其毋以刻舟日  
康熙五年歲次丙午五月首勅先典再識

